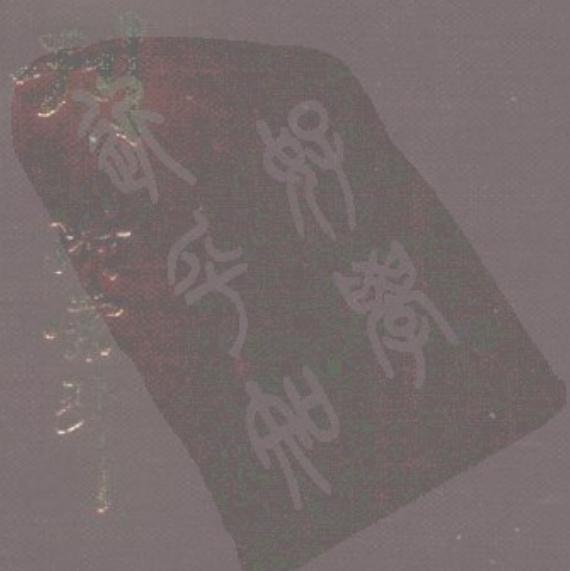


卷之三

東坡集



東坡居士

儒林集傳錄存

擬

國史儒林傳序

昔周公制禮太宰九兩繫邦國三曰師四曰儒復於司徒本俗聯以師儒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分合同異周初已然矣數百年後周禮在魯儒術爲盛孔子以王法作述道與藝合兼備師儒顏曾所傳以道兼藝游夏之徒以藝兼道定哀之間儒術極醇無少差繆者此也荀卿著論儒術已乖然六經傳說各有師授秦弃儒籍入漢復興雖黃老刑名猶復滑雜迨孝武盡黜百家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矣東漢以後學徒數萬章句漸疏高名善士半入黨流迄乎魏晉儒風蓋已衰矣司馬班范皆以儒林立傳敍述經師家法授受秩然雖於周禮師教未盡克兼然名儒大臣匡時植教祖述經說文飾章疏皆與儒林傳相出入是以朝秉綱常士敦名節拯衰銷逆多歷年所則周魯儒學之效也兩晉至學盛興儒道衰弱南北割據傳授漸殊北魏蕭梁義疏甚密北學守舊而疑新南學喜新而得僞至隋唐五經正義成而儒者鮮以專家古學相授受焉宋初名臣皆敦道誼濂洛以後遂啓紫陽聞發心性分析道理孔孟學行不明著於天下哉宋史以道學儒林分爲二傳不知此卽周禮師儒之異後人創分而闢合周道也元明

之間守先啓後在於金華泊乎河東姚江門戶分歧遞興遞滅然終不出朱陸而已終明之世學案百出而經訓家法寂然無聞揆之周禮有師無儒空疏甚矣然其間臺閣風厲持正扶危學士名流知能激發雖多私議或傷國體然其正道實拯世心是故兩漢名教得儒經之功宋明講學得師道之益皆於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譏而互誚也我朝列聖道德純備包涵前古崇宋學之性道而以漢儒經義實之聖學所指海內嚮風御纂諸經兼收歷代之說四庫館閣風氣益精博矣國初講學如孫奇逢李容等沿前明王薛之派陸龜蒙王懋竑等始專守朱子辨僞得真高愈應謙等堅苦自持不愧實踐閻若璩胡渭等卓然不惑求是辨誣惠棟戴震等精發古義詁釋聖言近時孔廣森之於公羊春秋張惠言之於孟虞易說亦專家孤學也且我朝諸儒好古敏求各造其域不立門戶不相黨伐束身踐行閭然自脩嗚呼周魯師儒之道我皇上繼列聖而昌明之可謂兼古昔所不能兼者矣綜而論之聖人之道譬若宮牆文字訓詁其門逕也門逕苟誤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學人求道太高卑視章句譬猶天際之翔出於豐屋之上高則高矣戶奧之間未實窺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論聖道又若終年寢饋於門廡之間無復知有堂室矣是故正衣尊視惡難從易但立宗旨卽居大名此一蔽也精校博考經義確然雖不踰閑德便出入此又一蔽也臣等備員史職綜輯儒傳未敢區分門逕惟期記述學行自順治至嘉慶之初得百數十人仿明史載孔氏於儒林之例別爲孔氏傳以存史記孔子世家之意至若陸龜蒙等國史已入大臣

傳茲不載焉。

顧謹案家大人撰儒林正傳附傳共百數十人持漢學宋學之平。羣書采集甚博。全是裁縫集句而成。不自加撰一字。因館中修史例必有據。歸林無案據。故百餘年來人不能措手。家大人謂羣書即案據也。故史館賴以進呈。聞家大人出京後。館中無所增改。惟有所刪。原稿存家。苟不惑入東人無由見。然二集中有蔣士銓傳一篇。集句之式。觀之可類也。

擬儒林傳稿凡例

一。史漢始記儒林。宋史別出道學。其實講經者豈可不立品行。講學者豈可不治經史。強爲分別。殊爲偏狹。國朝脩明史。混而一之。總名儒林。誠爲盛軌。故今理學各家與經學並重。一併同列。不必分歧。致有軒轅。

一。各儒以國初爲始。若明人而貳仕於國朝及行止有可議者。皆不得列入。

一。國朝百餘年來。聖化所涵。學人輩出。天下之大山林之僻。學者萬千。今僅列百數十人。雖示謹嚴。恐有掛漏。如同館諸友所見者。不妨酌補。

一次序以顧棟高爲始者。因高宗純皇帝諭辨儒林傳。奉爲緣起也。此外則以年分相次。

一。凡各儒傳語。皆採之載籍。接續成文。雙注各句之下。以記來歷。不敢杜撰一字。且必其學行兼優。方登此傳。是以多所褒許。以見我朝文治之盛。至於著述醇疵互見者。亦直加貶辭。此外私家狀述。涉於私譽。

者謹遵館例一字不錄至於各句雙注將來進呈御覽時應否刪去候總裁核定

一唐曹憲在隋曾爲祕書學士唐貞觀中以宏文館學士召不至卽家拜朝政大夫入唐書儒林傳元金履祥當宋末襄樊兵急履祥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莫能用元德祐初起爲史館編校辭弗就入元史儒林傳欽定續通志儒林傳熊禾宋咸淳進士寧武州司戶參軍入元不仕胡三省宋寶祐進士入元不仕馬端臨宋丞相廷鬱子蔭承仕郎宋亡入元不仕皆蒙欽定列入元代儒林傳今查湖南王夫之前明舉人在桂王時曾爲行人司行人浙江黃宗羲前明布衣魯王時曾授左僉都御史明亡入我朝皆未仕著書以老所著之書皆蒙收入四庫列爲國朝之書

四庫全書提要內多褒其書以爲精核今列於儒林傳中而據實書其在明事蹟者據列代史傳及欽定續通志例也

一國朝脩明史儒林傳末列孔顏曾孟傳者用史記孔子世家例也曾孟程朱後人有名而多著述者未得其人應俟加訪

一滿洲蒙古漢軍凡有學行者太約皆已登二品以上其官職未顯者甚少然亦必有其人此傳已專屬編修陳公傳經采訪撰集矣俟爲補入

一傳中事蹟年月恐有舛錯文理序述不免差認仍乞館中諸友詳加校對始爲定稿元匆匆交出實未

及細審不可恃也。

壬申八月漕運總督阮元交出前在翰林院侍講任內撰稿。

集傳錄存

毛奇齡字大可。又字初晴。蕭山人。康熙十八年以廩監生召試博學鴻詞科。授翰林院檢討。四庫書提要。詞林典故。充

明史纂修官。以葬親假歸。得痺疾。遂不復出。蕭山志。奇齡少穎悟。明季避兵其縣之南山築土室。讀書其中。

盛唐四河先生傳。已著毛詩續傳三十八卷。既以避讐流寓江淮間。失其稿。乃就所記憶。著國風省篇詩札。毛詩寫

官記。復在江西參議道施閏章處。與湖廣楊洪才說詩。作白鶯洲主客說詩一卷。明嘉靖中鄞人豐坊僞

造子貢詩傳。申培時說行世。奇齡作詩傳。詩說駁議五卷。引證諸書多所糾正。四庫書提要略傳。暨在史館

著古今通韻十二卷。進呈聖祖仁皇帝善之。詔付史館。盛傳李天祿西河集序。歸田後。僦居杭州。著仲氏易。一日著一

卦。凡六十四日而書成。託於其兄錫齡之緒言。故曰仲氏。又著推易始末四卷。春秋占筮書三卷。易小帖五卷。易韻四卷。河圖洛書原舛篇一卷。太極圖說遺議一卷。其言易發明苟虞干侯諸家。旁通卦卦變卦。綜之法。是後儒者多研究漢學。不敢以空言說經。實自奇齡始。而辨正圖書。排擊異學。尤有功於經義。提要

先是奇齡官翰林時。康熙乙丑會試爲同考官。分閱春秋房卷。心非胡傳之偏。有意撰述。盛傳至是乃就經文起義。著春秋毛氏傳三十六卷。春秋簡書刊誤二卷。春秋屬辭比事記四卷。條例明晰。考據亦多精核。

提要又欲全著禮經。以衰病不能。乃次第著昏喪祭禮。宗法廟制。及郊社禡祫明堂學校諸問答。多發先儒所未及。盛傳經集凡例至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亦多所考證。而大學證文。及孝經問。皆援據古本力傳後儒改

經之非。持論甚正。提要奇齡之學。淹貫羣書。提要所自負者在經學。數稱東漢人行誼。謂足見人真性情。

紹興府志惟好爲駁辨以求勝。凡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詞。如古文尚書自宋吳棫後。多疑其僞。及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奇齡則力辨以爲真。遂作古文尚書冤詞。又刪舊所作尚書廣聽錄爲五卷。以求勝於若璩。

而周禮儀禮。奇齡則又以爲戰國之書。至所作經問。其中所排斥者。如錢丙蔡氏之類。多隱其名。而指名攻駁者。惟顧炎武閻若璩胡渭三人。以三人皆博學重望。足以攻擊。而餘子則不足齒錄。其傲睨如此。提要故不得爲醇儒。沈德潛別裁集小傳奇齡素曉音律。其家有明寧邸所傳唐樂笛色譜。在史館時。據以作竟山樂錄四卷。及在詹聞聖祖仁皇帝論樂。諭羣臣以徑一圓三隔八相生之法。因推闡考證撰聖諭樂本解說二卷。

皇言定聲錄八卷康熙三十八年聖祖南巡奇齡迎駕於嘉興乃以樂本解說二卷進呈蒙諭獎勞聖祖三巡至浙奇齡復謁行在賜御書一幅是時奇齡已歸蕭山故居越數年卒於家年九十有四無子以兄子遠宗嗣盛傳翁山志遺命勿輯文集沒後其門人蔣樞編輯分經集文集二部經集自仲氏易以下凡五十

種文集合詩賦序記及他雜著凡二百三十四卷四庫全書收奇齡所著書目多至四十餘部奇齡弟子陸邦烈盛唐王錫章大來邵廷棟等著錄者甚衆李塨最知名廷棟見本集及四庫書提要邦烈字又超平

湖入嘗取奇齡經說所載諸論裒爲聖門釋非錄五卷謂聖門口語未可盡非也四庫書提要

沈國模字求如餘姚諸生以明道爲己任入劉宗周證人社會講歸而嗣姚江書院與同里曾宗聖史孝咸講良知之學順治十三年卒年八十二初山陰祁彪佳與國模善彪佳以御史按江東一日杖殺巨憝數人會國模至欣然以告國模曰亦聞曾子哀矜勿喜乎彪佳後嘗語人曰吾每慮囚必念求如孝咸字子虛繼國模主姚江書院醇潔之士多歸之順治十六年卒年七十八沈史歿書院輶講十年縣人韓孔當繼之孔當爲國模弟子餘姚學人又有邵曾可者師事孝咸爲學專提致知思復堂集居易齊集紹興府志又有勞史者

字麟書。躬耕養親。夜則披卷莊誦。慨然發憤。以道自任。舉動織悉必依於禮。錢塘桑調元。餘姚汪璽。皆史門人。調元雍正十年進士。工部主事。講學暢師說。刻餘山遺書。史所著也。調元所自著有論語說。躬行實踐錄。鑒有孝行。人呼爲汪孝子。改甫文集四庫提要二林居集。談泰字階平。江寧舉人。官南匯縣訓導。泰博覽勤學。精於天

算。得梅氏算學之傳。所著考證經史之書。曰觀書雜識二十卷。其算術之書。有測量周徑正誤。周髀經算。四極南北游法。增補武城朔閏譜。召誥月日譜。歲次月建異同辨。春秋歲次考。三統術。推一歲食限數。交食一月終數。推漢高九年六月晦。孝文十一月晦。孝文元年至七年大小餘。孝文二年五年天正冬至。靈帝光和元年大小餘。四分術譜。劄宋武帝五年天正冬至。又著三統術譜。冬至權度紀略。天官書節次斗分辨。分野辨。操縵卮言正誤。圓壺周徑積實。祖沖之騙法辨。騙內方非十尺辨。喪服傳溢說。五服冠帶數等書。又著古算書細草十餘事。江藩談陪平。皇清續錄。桂馥字未谷。曲阜人。乾隆五十五年進士。雲南永平縣知縣。卒於官。馥與歷城周永年同置籍書圃以資來學。并祠漢經師於其中。取許慎說文與諸經之義。相疏證。爲

說文義證五十卷。又著札樸十卷。晚學集三卷。印心堂文集

錢澄之字飲光。原名秉鎧。桐城人。臺興提要。與嘉興魏學渠交最深。府志。又嘗問易於黃道周。其撰田間易學十

二卷初從京房邵康節入故言數頗詳蓋黃道周之餘緒也後乃兼求義理大旨以朱子爲宗

易學提要

又撰

田間詩學十二卷謂詩與尙書春秋相表裏必考之三禮以詳其制作徵諸三傳以審其本末稽之五雅以核其名物博之竹書紀年皇王大紀以辨其時代之異同與情事之疑信卽今輿記以考古之圖經而參以平生所親歷其書以小序首句爲主所探諸儒論說自注疏集傳以外凡二十家持論精核於名物訓詁山川地理言之尤詳

詩學提要

澄之同縣方中通字位伯明檢討以智之次子著數度衍二十四卷附錄

一卷其書有數原律衍幾何約珠算筆算籌算尺算諸法復條列古九章名目引御製數理精蘊推闡其義其幾何約及珠算等大抵裒輯諸家之長而增損潤色勒爲一編

數度衍提要

又撰物理小識十二卷

提要

以

智博極羣書撰通雅五十二卷皆考證名物象數訓詁音聲窮源溯委詞必有徵明之中葉以博洽著者稱楊慎而陳耀文起與之爭然慎有僞說以售欺耀文好蔓引以求勝次則焦竑亦喜考證而習與李贄游動輒牽綴佛書傷於蕪雜惟以智崛起崇禎初考據精核迥出其上風氣既開國朝顧炎武閻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掃懸揣之空談

通雅提要

中通承其家學

數度衍提要

故爲博識小識

提要

又撰浮山文集

提要

集中

通弟中履亦撰古今釋疑十八卷雖不及通雅精核然學有淵源故不弇陋

釋疑提要

朱鶴齡字長孺又字愚

庵吳江人前明諸生。四庫書目尚書塊傳提要。嘗篆注杜甫李商隱詩故所作韻語頗出入二家。集提要入國朝屏居著

書塊傳提要

四庫愚庵

入國朝

屏居著

王光承愚庵集序與顧炎武友炎武以本原之學相勗始湛思覃力於經注疏及儒先理學吳漢槎書鶴齡著愚庵

愚庵集與鶴齡著愚庵

詩文集書元裕之集後云裕之於元既足踐其土口茹其毛卽無反骨之理乃今之訕詆不少避者若欲掩其失身之事以誑國人非徒醉也其愚亦甚其言蓋指國初居心反覆之輩可謂知大義矣小集提要鶴齡所著經義有尚書埤傳禹貢長箋讀左日鈔詩經通義尚書斟酌於漢學宋學之間長箋作於胡渭雖指之前不及渭書而旁引曲證亦多剏獲讀左環瑜並陳不及顧炎武惠棟之密詩經參停於今古之間於國朝惟用陳啓源說陳啓源實與之參正焉陳啓源字長發鶴齡同縣人著毛詩稽古編爲唐以前專

門之學。四庫
提要

戚庸字拜經初名鏞堂沈默拜經日記許宗彥序樸厚學術精審著拜經日記十二卷拜經日記拜經堂文集四卷又嘗

輯月令雜說一卷孝經考異一卷樂記二十三篇注一卷又輯子夏易傳一卷詩考異四卷韓詩遺說三卷訂謬一卷盧植禮記解詁一卷爾雅古注三卷說文舊音考三卷蔡邕明堂月令章句二卷王肅禮記注一卷聖證論一卷帝王世紀一卷尸子一卷賈唐國語注一卷蕭該漢書音義二卷校鄭康成易注二

卷。見遺

書。

皆有補於經。王念

序。其輯子夏易傳辨此傳爲漢韓嬰所作非卜子夏

見遺

書。

庸弟禮堂以孝聞大學

見遺

書。

士朱珪稱之早卒。朱珪知足

著說文引經考二卷。

齊文集。

閻循觀字懷庭少孤其學奉程朱爲宗省身克己刻苦自立而諄諄致戒於近名於河津之派爲近乾隆三十四年進士吏部考功司主事著困勉齋私記西澗文集及尙書春秋說。周墓志又二林居集時濰縣劉以貴梁鴻翥膠州法坤宏安邱張貞益都李文藻濰縣韓夢周皆以學行聞韓夢周字公復乾隆丁丑進士知來安縣刻意濂洛闡聞諸儒之書著理堂文集。

汪紱江永同縣老儒一名烜字雙池嘗貧困江西景德鎮畫盤傭焉紱博極儒經而以宋五子之學爲歸因陸隴其著有讀禮志疑乃作參讀禮志疑二卷雖考禮未深然亦多得經意可與隴其書並存紱又著

禮學逢源儒先晤語周易詮義禮記章句。四庫提要及汪氏遺書。

尙書詮義詩經詮義春秋集傳樂經律呂

通解。朱筠集。金榜字檠齋歙縣人乾隆三十七年一甲一名進士翰林院修撰。詞林典故養疴讀書不復出卒

於家榜師事江永治禮宗鄭康成采獲舊聞摭祕逸要著禮箋十卷五十八年刻取其大者數十事爲三

卷寄朱珪。珪序之以爲詞精義覈。見本 榜雖最尊康成之學。然於鄭義所未衷者。必糾舉之。姚鼐 載於鄭氏家法。不敢諱也。見本

書

王鳴盛字鳳階嘉定人乾隆十九年一甲二名進士授編修累官內閣學士光祿寺卿鳴盛少與惠棟錢大昕講經義訓詁必以漢儒爲宗所撰尙書後案三十卷專宗鄭康成注鄭注亡逸者采馬融王肅注補之孔傳雖僞其訓詁非盡虛造者間亦取焉。清華堂文集 又撰十七史商榷一百卷蛾術編一百卷西莊詩文

集二十四卷見本

書

丁杰字升衡歸安人乾隆四十六年進士官寧波府府學教授肆力經史旁及六書音韻算數長於校讎于胡渭禹貢錐指摘誤甚多開四庫館朱筠戴震皆延之佐校杰所著有周易鄭注後定大戴禮記繹小

酉山房文集

許宗彥丁杰傳

任大椿字幼植又字子田江蘇興化人祖陳晉乾隆四年進士以通經聞。

韋學誠文史通義
施朝幹一勺集

著易象大意。四庫

提要大椿少工文詞旣乃專究經史傳注乾隆三十四年二甲一名進士授禮部主事府志一三十八年修

勾集

四庫全書充纂修官禮經裒輯爲多提要多出其手。一勺集弁服釋例序。五十四年以郎中授陝西道監察御史卒年

一勺集弁服釋例序

五十二大椿貧盡色養讀書守道義。

文史通義

汪廷

所學淹通於

禮尤長名物。

文史通義

著弁服釋例八卷深衣釋例三卷釋繪一卷吳越備史注三十卷小學鈎沈二十卷字

文史通義

林考逸八卷詩集六卷

文史通義

大椿初欲薈萃全經久之知其浩博難罄因思卽類以求一類既貫乃更求

他類所著深衣釋繪諸篇皆博綜羣籍衷以己意或視爲爾雅廣疏實禮經別記之意學者能推其意廣

所未盡以類窮之可以會經之全矣。

文史通義

時江北學者李惇劉台拱汪中皆繼起

汪中

李惇字孝臣高郵

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篤內行治諸經於詩春秋尤深晚通天算。

府志述學

劉台拱字端臨寶應人丹徒縣訓

導幼見王懋竑朱澤灑之書始肇程朱之學以道自繩書數音韻大文律呂名物理義理莫不窮考冥搜

事親以孝養遭二喪蔬食四年著論語補注漢學拾遺荀子補注經傳小記及雜文共編爲遺書四卷三

禮詩書並有纂著未成書而卒

見劉氏遺書

又朱彬行狀

汪中字容甫江都拔貢生好古博學長於經誼

王昶著

於詩古

文書翰無所不工著周官徵文左氏春秋釋疑皆依據經證箴砭俗學

孫星衍

餘見述學內外篇

府志

文書翰無所不工著周官徵文左氏春秋釋疑皆依據經證箴砭俗學

孫星衍

餘見述學內外篇

府志

汪中傳

餘見述學內外篇

府志

孔廣森字衆仲又字翼軒孔子六十八代孫襲封衍聖公傳鐸之孫戶部主事繼汾之子。孔氏大宗支譜乾隆三

十六年進士官翰林院檢討年少入官翩翩華胄一時爭與之交然性恬淡耽著述裏足不與要人通謁告養歸不復出及居大母與父喪竟以哀卒。儀鄭堂文序

時乾隆五十一年年三十有五

孔氏大宗支譜廣森聰穎特

達經史小學沈覽妙解所學在公羊春秋。儀鄭堂文敍錄

唐陸德明云魏晉以來公羊久成絕學廣森沈深解剝

著春秋公羊傳通義十一卷於胡母子都董仲舒何劭公條例師法不墜。公羊通義條記其自序曰昔我夫子有

帝王之德無帝王之位又不得爲帝王之輔佐乃思以其治天下之大法損益六代禮樂文質之經制發爲文章以垂後世而見夫周綱解弛魯道陵遲攻戰相尋彝偏或熄以爲雖有繼周王者猶不能以三皇之象刑二帝之干羽議可坐而化也必將因衰世之宜定新國之典寬於勸賢而峻於治不肖庶幾風俗可漸更仁義可漸明政教可漸興烏乎託之託之春秋春秋之爲書也上通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不奉天道王法不正不合人情王法不行天道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譏二曰貶三曰絕人情者一曰尊二曰親三曰賢此三科九旨既布而壹裁以內外之異例遠近之異辭錯綜酌劑相須成體凡傳春秋者三家粵惟公羊氏有是說焉漢初求六經於燼火之餘時則有胡母子都董仲舒皆治公

羊春秋以其學鳴於朝廷立於校官董生授弟子嬴公嬴公授眭孟孟授東海嚴彭祖魯國顏安樂各專門教授由是公羊分爲嚴顏之學方東漢時帝者號稱以經術治天下而博士弟子因端獻誤妄言西狩獲麟是庶姓劉季之瑞聖人應符爲漢制作黜周王魯以春秋當新王云云之說皆絕不見本傳重自誣其師以召二家之糾摘矣然而孟子有言春秋天子之事也經有變周之文從殷之質非天子之因革耶甸服之君三等蕃衛之君七等大夫不世小國大夫不以名氏通非天子之爵祿耶上抑杞下存宋娶滕辟邾婁儀父賤穀鄧而貴盛鄧非天子之黜陟耶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裔殆所謂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者非耶愚以爲公羊家學獨有合於孟子乃若對齊宣王言小事大則紀季之所以爲善對滕文公言效死勿去則菜侯之所以爲正其論異姓之卿則曹叔之所以爲賢論貴戚之卿又實本於不言刺立以惡衍之義且論語責輒以讓國而公羊許石曼姑圍戚今以曼姑擬皋陶則與瞽瞍殺人之對正若符契故孟子最善言春秋豈徒見稅畝伯于陽兩傳文句之偶合哉晉唐以來公羊穀梁皆成絕緒唯左氏不絕於講誦啖趙橫與宋儒踵煽加以鑿空懸擬直出於三傳之外者淺識之士動爲所奪其訾毀三傳率摭拾本例而庸引例不可通者以致其詰董生不云乎易無達占詩無達詁春秋無達例夫唯有例而又有不囿於例者乃足起事同辭異之端以互發其蘊記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此之謂也十二公之篇二百四十二年之紀文成數萬赴問數千應問數百操其要歸不越乎同辭異辭二途而

已矣。當其無嫌，則鄭忽之。正陳佗、莒展之賤，曹叔宋、宋督之爲大夫，未嘗不同號。祭伯奔而曰來，祭公使而曰來，介葛盧朝而曰來，齊仲孫外之而曰來，未嘗不同辭。入者爲纂，天王入於成周，乃非纂出者爲有外。天王出居於鄭，乃非外。此無他，正名天王，灼然不嫌也。夫人婦姜夫人氏，夫人孫於齊，則辭有異。楚屈完來盟于師，齊侯使國佐如師，則辭有異。衛侯言歸以成叔武之意，曹伯言歸以順喜時之志，而或加復或不加復，則同辭之中猶有異。此言負芻出惡，已見於伯討成公出惡，未有所見也。若是之屬，有不勝僕指述者。諸滅同姓，莫名獨衛侯，幾名諸葬，稱公獨蔡桓侯不稱公，諸來稱使，獨武氏子毛伯不稱使。一難而乃異，一救而言次之先後異，一人之名而曼何之有無異。一年之內而糾與子糾異，凡皆片言榮辱，筆削所繫，不可不比觀。不可不深察。春秋有當略而詳，當詳而略，詳之甚者莫如錄伯姬，略之甚者莫如鄭祭仲之事。祭仲權一時之計，紓宗社之患，君子取之亦與其進不與其退之意焉爾。若左傳所載忽之弑，齊儀之立仲，循循無能匡救，苟並存其迹，將不可爲訓。故斷至昭公復正厲公居櫟，取足仲仲之權而止。此春秋重義不重事之效也。董生曰：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以祭仲易君季子殺母兄，皆處乎嫌疑之間，特殊異二子於衆人之中，而貴而字之而不名，尚猶有援左氏之事以駁公羊行權之義者。盍思仲之稱字，正逆知天下後世必有呶呶議仲者，乃大著其善也。孔子之修春秋也，至於上下内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反常，史之所書或文同事異，事同文異者，則皆假日月以明其變，決其疑，大抵